

悠悠十里拜年路

吕昌昌

我家在龙山镇吕南宅三村,外婆家在古山镇宁塘村,两村相隔十多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无直通大路,去外婆家拜年需要穿过几个村落,更多的是走路前行。这条拜年路走多了,便深深地印刻在记忆里。

是啊,这条拜年路如若蛟龙,在记忆云海里翻腾。细看时,方才发现,蛟龙 的每一片鳞片分明都是一段回忆,是它们在闪耀,是它们在诱惑着我望寻。

每年正月初二是踏上外婆家拜年路的日子。这一天,早早准备好的我们出发了,一家六口人,一辆脚踏车,骑行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是装载拜年货。我们姐弟四人手牵手跟在父母的后面步行,步行很慢,慢得我们有足够时间四处张望,有足够时间盛下孩提的兴奋和回忆。

出了吕南宅三村村口,踩着一米多宽的黄泥小路,前行里许,便可望见一条天桥。这是太平水库的引水渠,修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们当时当地可算是宏伟建筑,拜年路就是从天桥底下穿过,这是出村的标志,亦是返程时回村的标志。一看到天桥,我们姐弟四人欢呼雀跃,甩开

脚丫,奔到天桥底下。天桥有一缺口,终年漏水,几十米高处漏淌下来,形成小瀑布,飞练溅雪,小有景致,若是天寒,更是滴水成冰挂,悬下数米,蔚为壮观。我们姐弟掬水玩闹,或是敲击冰挂,不亦乐乎,等父母赶到,再三呼喝,才恋恋不舍离开,继续踏上拜年路。

一路前行,经过里麻车村、胡塘下村,再来到一处唤作是 老虎看猪 的地方,此处已近外婆家。小时候的我曾经对这名字充满了好奇,母亲因为将近娘家,喜悦渐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 老虎看猪 的故事。

你看,这块光秃秃圆滚滚的大石头像一头猪吧?你看这座大山高大威武像一只老虎吧? 对的,对的,然后跑到这里就被你们的祖先定住了,然后永远保护你们朱(猪)家、你们坑口坑里。听得多了,我们姐弟不耐烦地接嘴。母亲望着 老虎看猪 ,笑从双靛生,并不会呵斥我们。

再往前走几步,小路带着我们进入了一座青砖凉亭中。凉亭居路中而盖,小路贯中而出,已有许多年头,本来两边构有木架当作木凳供路人休息,后来有人拆了木凳泥筑四大金

刚,金刚怒目,护佑一方。不过,我更喜欢以前的木凳,木凳暗旧光滑,不知记载了多少路人的风尘仆仆、离别喜忧。亭旁有一所四合院子,孤立于原野中,特别突兀,原先有人住,听经过的路人都唤他 老罗 。老罗家有水,路人渴了,可去他家喝。小时候我也去喝了两三回,用一根竹签插一个竹筒喝,并不收钱。其余我没印象,那个喝水的竹筒却是记忆深刻。

凉亭是我们休息的最后一站。过了凉亭,便是坑口,再往前,就是宁塘村了。进入外婆家有多条路,可往左通过白马祠进入,也可从中间通过坑口学校进入,不过我最愿意往右走通过百龄路进去。因为往百龄路走,外婆家就是村口,远远便可以望见那青砖砌成的两层小屋,那总升起的袅袅炊烟,更有那永远的人间温情和烟火气。

时间的河从未停歇。这条十里外婆路在时间河流的冲刷之下,早已支离破碎,破坏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宽敞的马路,纵横笔直,四通八达。但是,这条外婆路在我们心中永远存在,永远完整。因为那是我们的童年啊。

雪花辞

(外二首)
吕煊

爱是用欲望打结的漩涡,存在一段相思就会有一段的迷失
像天上飘来的雪,细小却冷得悚骨
爱过的人都不想知道什么是谜底

有人喜欢在荒野小径里探寻
赏雪适合从高处往下眺望
成片成片的雪人会向你靠拢
那是我们丢失的脚步在回放

一个个的我从人群中分离
隔着雪的冰冷,我听到白色的喊叫
那是排山倒海的奔腾
止于我睁开双眼的瞬间

爱是雪花不断重复往返人间的美好
季节的轮回,雪的妖娆点缀流水的常清
懂你的人就在深渊拐角处守候
流落人间,要爱就要爱得如雪缠绵

返家辞

十天的时光,是可以忽略的
母亲已有三十年的光景
没有和我详细地聊农村的事了

她重重复复讲的故事
有我熟悉的影子像我读过的新闻
母亲是报纸里游动的标题
有历史口述有人物小传
也有评论和插图

母亲在讲述的中途
突然会抬头问我明天的天气
她惦念想回农村的那个家了

我宽慰她回家跟天气没有关系
开车把你接来就会开车把你送回
阳光下陪母亲在小区里散步
母亲说这次来过以后应该不会来了
母亲说完就转头了
我却被冷风吹得泪流满面

阳光下大寒日陪母亲看电视

阳光恰到好处地从窗外进来
沙发是柔软的
母亲的唠叨也是柔软的

她是第二次来我客居的寓所
电视机哑了很久,没有修理
母亲年事已高拒绝声音多年
彩色的画面她看得很开心
耳朵背了
她的眼睛还能读出屏幕上游走的汉字
我坐在她旁边发微信刷抖音
时不时嗯哪地回答她的提问

她说得最多是村子里的事
她笑了我也跟着笑
疫情前,都是我们回老家看母亲
四面八方汇聚的都是欢乐
疫情中的欢聚都化成了隔屏的语音

母亲来了
带来了三十余年积攒下的唠叨
壬寅年的大寒日
生长出阳光的味道



西津问梅 林群心 摄

过年往事

林毅臣

三十多年前的农村,家家户户都养些家禽家畜,每到过年都会杀猪、宰鸡、宰鸭。每年过了腊八节就开始筹备过年的事情,杀猪是要预约的,补栏的小猪是要买回来的,家畜家禽的栏舍是要清理干净

的。腊月廿八九,家家户户都要举行谢年 的祭祀仪式。谢年 之前先贴好对联。猪头、鱼、鸡、鸭、鹅等统统都要放一个大盆摆在大方桌上供拜,感谢天地神灵的庇佑,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大丰收。

杀鸡、鸭、鹅就要拔毛,老家有 宁拔一只鸡,不拔一鹅颈 的说法。一整只鸡一人十几分钟就可以拔干净,一只鹅两人半天都不一定拔得完,有时明明看上去很干净了,风一吹鹅皮一干,又会冒出好多小毛,又得拔上好一阵子。和拔鹅毛有得一比的是刮猪头毛,猪耳朵里的毛是要用大鹅卵石砸的,猪鼻子和猪下巴上的要用刮胡刀刮。回忆起来,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年夜饭是除夕夜永恒的主题。俗话说,北方饺子,南方汤圆,但在浙中一带汤圆吃得不多,年糕却是少不了的,寓意 年年高 。

除夕的晚餐,我老家叫 革岁 ,意味吃过晚饭后,人的岁数变革了,小孩高高兴兴长大一岁,大人们则感

叹岁月不饶人。晚餐是一年中最为丰盛的,基本上要烧十碗菜,象征十全十美,平时少见的荤菜和香菇木耳等都能见到,大人们还会从酒缸中舀出自酿米酒,或简单温一下或烧成蛋花酒,全家老少举杯共庆新春的到来。孩子们早就瞄上了桌子上的鸡鸭鱼肉,只等大人说 可以吃了, 那股开心的劲头,犹如饿了几餐的人一样。

那些年,一个村庄没几台电视机,除夕夜基本不去别人家串门,因此也没有春晚的概念。大年三十的守夜,叔伯兄弟们一般聚在一起打牌下棋,妇女们总有忙不完的活,小孩子一般熬到10时左右就枕着甜蜜的笑容睡着了。

过了大年初一,就要开始走亲访友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永康最高贵的拜年礼物是 金针肉,就是用大碗装满满一碗的黄花菜煮大块猪肉,猪肉选用年猪身上最肥厚的猪肚肉,每块有二三两大小。若到永康 上半县(与东阳相邻)拜年,则要每家加上一斤 小麦饼 。一般亲戚则是拎一包兰花根等糕点,若是拎上麦乳精、蜂王浆等滋补佳品拜年,那定是 万元户 无疑。

主人家则是早早备好茶水和花生、瓜子等小吃。花生是头年地里种的,挑出最好的等腊月二十以后

自己炒,一股原汁原味的清香,瓜子的味道从开始的原味到后来加茴香再到五香、椒盐等。自家切的冻米糖是少不了的,有纯大米的,有加大豆的,有加花生的,有加芝麻的,最香甜的当属纯芝麻的麻片,真是吃一口满嘴香。

过一小会儿,女主人就开始招呼大小客人们吃 鸡子索面。鸡子索面 是永康待客的最高礼节,一大碗面条下面放两个水煮蛋,对于当年要拿鸡蛋换零用钱的老百姓来说,一碗鸡子索面 倾注了全部爱心。

我的老家有正月唱戏的传统,婺剧是主流。那些年,唱戏是一年中最大的文娱活动。那时,永康的农村活跃着一大批业余剧团,逢年过节就是他们撑起了农村舞台。

民间有个不成文的说法是过了元宵灯节才是过年的结束。老家的元宵灯会是迎龙灯,一种板凳龙灯,短的四五十米,长的则达数百米,有跳灯、盘灯、舞灯等各种技巧。然而,并不是每年都迎龙灯,一些手艺人则在正月十三出门,因此唱戏结束后基本上也就是年过完了。手艺人相邀出门,庄稼人开始筹划农活,小孩子开始赶寒假作业。

新的一年开始了!小孩子们又开始期待下一个春节的到来。